

刊叢學文

邊

崖

山

柏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二角五分 精裝實價四角

崖邊

柏山作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

文生出版社
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

印刷

文生印刷所

巴金主編

文藝叢刊

第二集

共六十冊

錦砂	崖邊	多產集	憂鬱的歌	谷	土餅	江上	秋花
蔣牧良	柏山	周文	荒煤	蘆荻	沙汀	蕭軍	靳以
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長篇
掘金記	母親的夢	憶	畫夢錄	商市街	鷹之歌	海星	生底煩擾
畢奐午	李健吾	巴金	何其芳	悄吟	麗尼	陸蠡	歐陽山
詩集	劇本	散文	散文	散文	散文	散文	短篇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二十六年三月再版

目 錄

崖邊.....	一
皮背心.....	三一
忤逆.....	五七
夜渡.....	八九
鎗.....	一一七

崖邊

夜風呼呼的吹過八仙崖，樹枝搖曳着，搖散輕的樹葉，顛顛倒倒落下來，落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畝的農民們的頭上，頸項里，發出一種輕微的嘆息之後，又默默的往崖谷里落下去。他們聽着這種落葉的聲響，又想起家里房子燒了，往後怎麼辦呢。可是展開在他們眼前的，是洞一般的黑暗。祇有冷靜的溪水，在脚下潺潺的流着，像在提醒他們：不要掉下去了。

王全福被年輕的木仔押着在隊伍的中間走。隊伍是混亂的：走的走，爬的爬，有的撐着頭靠在石炭上喘氣。他的脚也漸漸滯重了。走一步，停一步，走得木仔躁起來，在他背上一推，意思是叫他「快點！」他的脚却故意地向崖下一溜，於是滾草薦一樣滾動着塊塊的崖石，唏哩哄隆落下去。

「案子跌下去了。」

隊伍就像在蠕動着的一條黑蛇，驟然回轉頭，停下來。目光一致的向着說話的方向投過去。說話的是木仔。他小小的額角上爆出幾粒冷汗。心兒急得發跳。癡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里。

芸生跑上來，手掌癢徐徐的。就像媽媽在宴客的席上，發覺孩子打破飯盃一樣，憤得就想拍他一個耳光。可是他的手揮過來，緊緊的抓住木仔的肩膊，拉向他自己跟前問道：

「誰跑啦？」

「王全福。」他說着，兩眼朝着地下。

於是有的釋下重擔似地，伸直腳坐下來。有的回過頭去。「王全福，這小子，讓他跌下去吧，跌死了也好，免得牽着礙手絆腳。」跟着一陣說話的聲音，在靜靜的山谷裏噲噲的嚷起來了。

芸生蹙着眉頭在懸崖絕壁的深谷裏探視一下，並無一點響動，好像沒有人跌下去的樣子。『那末，也就隨他去吧。』在來路的那一方，黑魃魃的樹叢，却發出唏唏沙沙的聲音，像有人在跟蹤追蹤。恐怖襲擊着每個人的心情，一齊驚疑的靜下來，於是他催促——『走！』

隊伍又在黑暗裏移動着沉重的步子了。木仔落在尾巴上。他的脚如同陷在深的泥沼裏，拔出右脚，似乎左脚又沉下去。因為包圍着他的思想的，是活活的一個，給他一推，跌下去，死了——雖然事實上，全福却神像似的坐在崖石上，並不如大家所料那樣的不幸。

他是自由了。

有孩子稚氣的木仔記得，還是太陽落山的時候，他趕着一羣牛在水溝裏喝水，水草上的淡淡的陽光，正向水底裏陰下去。背地裏突然襲來一聲：

「木仔！趕快把牛收了，到隊上去！」

他回頭看見芸生提着一面銅鑼，鏗鏘地在山坡上敲起來。他於是在那獨角的黃牯背上拍一掌：『好回去。』牠像是領悟他的意思，從水溝裏仰起那笨長的頸子，『嘔呀！』地叫一聲，尾巴一甩，踏着懶散的步子，走在頭前。之後，一條一條跟上去。他也很快的跑回家，把脚一洗，晚飯沒有吃，就到隊上來了。

隊上的情形，已經有點不同：平日沒有這麼許多人，並且王全福向來不到的，今天到了，還着的是短裝。在走廊下，那裏又在裝着土砲。木仔馬上想到：今天晚上定要「進攻」了。

他對於「進攻」是有很多的希望的。若是進攻鎮上，至少要搬它一些布，天氣快要冷下來，衣服也太破舊了。不過像王全福那樣穿得漂漂亮亮，他是不會想到的。實際上，他的希望，有兩疋土布就夠滿足了。

這時在門口鏗……鏗地響着銅鑼的尾音，芸生進來了。他那寬闊的額角，和那

貓似的眼睛，老是那麼使人敬畏。可是他有一張和氣的嘴，很兜人愛。所以木仔有什麼事就去問。

「芸生叔！我來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今晚上去老鴉嶺放哨！」

「一個人？」

「不，跟王全福。」

「唔，跟王全福。」木仔的嘴嚙起來，用一種鄙夷的眼光，瞥視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鈕扣，於是喃喃地誦語着。不是他年紀小，怕挨近全福；也不是全福穿得闊，他吃醋；更不是他們兩者之間有仇。總之，他不想跟他在一道，然而他又說不出理由來。

芸生就沒有注意這點。他祇知道木仔老實而又聽話。可是當木仔想要說明不跟全福在一道，他已到王全福那兒去了。

「隊長忙啦！」全福漲着笑盈盈的臉。

芸生拍拍他的肩膀，微笑地說：

「今晚上，請去老鴉嶺放放哨好吧？」

「放哨——又是這一套來了？」全福仰起頭，望望天，像在打量天晴還是落雨，

又像在想着什麼，一時想不起來——「啊！今晚上沒有工夫，對不住，還有件衣服，趕到要縫起來。」

「找不着旁的人，實在找不着……就把衣服丟一丟手好了。」

「的確不行，你瞧我的腳，還在脫皮……」

「也許走動走動，要好得快！」

「如果定要我去，出了岔子，我就不管。」

「不會，不會！」芸生微笑的走了。

他於是又懊惱起來：不准剋扣徒弟的工錢，是他們說出來戳他的；放起哨來，又

要尋這些人，爲甚麼不叫徒弟去？真把他全福不當人看待。氣是氣人，可是他也沒辦法。於是兩手又在胸上，昂起身子走近來。

「木仔！隊長叫我帶你去放哨！」他忿忿地說。

木仔靠着天井邊的屋柱站着。一聲不響地，望着走廊下來來去去的人，擾攘着。心想不去「進攻」，還要去放哨，放哨還要跟他——木仔也有點氣了。

「不要裝聾賣啞，回頭來叫我！」

木仔臉向側邊一歪，把手上的腰帶，往肩上一搭，低下頭，向着走廊下，悄悄的去

了。

在那裏：土砲正裝好了。這砲，是松樹挖的。重量不知道，樣子倒有點像具白棺材，可是裏面裝的不是死屍。在兩旁，像看猴戲一樣，許許多多的人圍着。砲口的左邊，立着八個人，右邊也是八個，雄糾糾的，很像一班扛靈柩的車夫。他們第一次想把他抬起來，可是比死屍還要重。「噫！噫！噫！」喊了聲，又放下來。然後彼此搖搖頭，表示吃

不落的樣子。於是再加兩個人上去，這才嗜啊嗜啊的抬了起來。

站在兩旁的人，每個人的嘴上，流露着快活而又興奮的表情。木仔也興奮起來。

「要是這一炮衝出去，一定有趣哩！」他於是希望去守炮台，而且做炮手。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鴉嶺，便又喃喃地詛語了。

天已經黑下來，快要準備出發了。

木仔跑回家來。他的母親，又過分細心的擺出那盃乾菓葉在矮凳上。從那里蒸發着一股腳屎的臭味。他端着盃往灶角上一扣。灶角上那盞油燈，探首出來，吐出那小小的緋紅的舌頭，像在同情他說：「的確太難吃哩！」

「怎麼不裝飯吃，嫌菜不好？不想想從前——」母親斥責着。心想他要是命好，那年春天漲大水，不會把屋衝倒，更不會把爹淹死。她帶着他東家討米，西家討飯，落雪的天氣，蓋一牀破的蘆蓆，還要在門廊過夜——「如今難道就算發跡了？房子有住，飯有飽，菜差一點，就堵氣……」

「不是沒有事，晚上還要去放哨！」

「放哨就放哨，不是去做官！」

他頭頂有點要冒火了。用脚把凳子往後一推——「硬不吃！」可是母親一邊在罵，一邊又替他裝好飯，放在他的面前。他用鼻子嗅嗅那股燒焦的火氣，更是不想吃了。

屋背後，這時有人嚶嚶噯噯走過去，又嚶嚶噯噯走過來。過路的點着一把一把香火，火光閃進屋子裏，顯得異樣的急迫，緊張！

「好仔啦！快快吃點去，人家都出發了。」母親又小聲小氣地說。

「出發！」他把筷子在凳上一蹬——「你想王全福會有這麼着急？」他於是坐下，開始嚼起來。

「爲什麼七不找，八不找，恰恰找到王全福，唉……」母親聽他說王全福，就有點不放心似的。瞧瞧外邊天色，黑洞洞的。好像有什麼不幸，就會要從那黑暗裏降來

一樣。當木仔出門的時候，她叮嚀着說：

『在哨上，小心點，不要打瞌睡！』

之後，用一種祈禱的眼光，望着木仔的背影：靠菩薩保佑，她是祇有一個呀！於是白天裏的謠言，蜂湧似地鑽進心來，鑽得她的心鬆鬆散散的像就要窪陷。

木仔走到王家橋上，那裏已經聚攏着許多人，有的說鎮上到了「環境」，有的說自家的大隊伍回來了。他停着腳，張開耳聽了一下，心兒惻惻的，好像誰在對他說：『不要去咧！』可是他想：大隊伍不是早就說要回來的麼，這一定是自家的隊伍，他又膽壯起來，繼續向着王全福那兒走去。

王全福早已吃過晚飯，坐在床鋪上發愁。陪着他坐的，是他的姘頭，不要說是他的妻子了。她拿着一張粗紙，坐在桌子旁邊剪鞋樣，意思是，又要替他做鞋了。這是她最樂意幹的。早前，她要他坐在面前，那里敢這樣放肆，就是燈都不敢點，並且他來的時候，先要在窗上敲敲，要等她把門門「梯撻」推開了，才敢進來。如今不但沒有人

在背後指手指脚，說她黃花女偷人，而且還有人頌揚着他們說：『你們才不封建啦！』在這點上，她對於芸生是高興的，因為他也頌揚過他們哩！於是她記起來了。

『你不是說過芸生叫你去放哨！』她對全福說。

『不想去哩！』他輕意的回答着。心想風聲一緊張，就叫這些人去放哨，他們躲

在家裏享太平福。

蹀蹀！
蹀蹀！

在窗戶上有人敲着嚮。

『誰呀！』她起身向窗外探望。

『全福去沒去？』木仔在窗子脚下答應着。

全福用脚扯扯她的衣角，意思是叫她不要作聲。

『爲什麼哩！』她奇怪地問。

全福依然一聲不張，默默地瞧着脚上的一雙橡皮鞋。他覺得要把鞋脫下來，似

乎太苦了。不，他實在對於鎮上的「環境」有些害怕：要是給他們擄了去，脫得一身精光的，用細麻繩纏着手指脚指，吊在樓楞下，用香火燒肚皮，辣椒火薰鼻子。爲什麼好好的一個人，要這樣受刑受死呢。他越想越覺得他不去有道理。

「大家都去，你一個人躲在房裏，怎有臉見人！」她把剪刀往桌上一摔，生起氣來了。——「要是叫我去，我早就去了。」

「鬼纏住你，你去啦！」

木仔在外邊聽着。一條黑狗，從門口跑過來，向他狂吠兩聲：汪！汪！汪！好像叫他不要站在牠的主人的窗子脚下。他拾着瓦片迎擊過去，牠退兩步：汪！汪！又扮着一付惡臉，擺出反攻的陣勢衝上來。他有些着急起來了。

「全福，去不去？要去，就快點！」

「小東西——喊死！」

他很不耐煩地從床上坐起來。她於是抿着嘴跑近去，微笑着說：

「全福去了回來再說，免得人家講空話！」

「講空話！你聽：這小東西，都喊全福，全福！你還想有人講好話！」

他脫下襪子，往牀上一甩，然後解下腰帶對着鏡子把頭巾裹好，氣衝衝地走出

去——

「要去，就去啦！」

木仔默默地在頭前走。他空着手，好像去看親戚一樣，瀟瀟洒洒在後面跟着。籠罩着他們眼前的夜色，像一頂黑毡帽。脚步壓着小石子發出一種落葉的聲音。溪流灣灣曲曲的在他們的脚下，靜靜的流着。彷彿是和着他們的步調的一種伴奏。

他們走着。

轟隆——

一陣龐大而笨重的土炮的響聲，散佈在渺茫的黑暗的虛空，震撼着他們的耳鼓。全福帶着驚疑的眼光，向着遙遙的遠方眺望：

「木仔，聽見什麼響沒有？」

「聽見！」

他的心兒瑟縮地，好像被毒打過的小狗一樣。炮聲響得很遠，又似乎很近，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總是從老鴉嶺那一方發出來，他有點兒疑惑了。

「鎮上到了「環境」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「那是我們的大隊回來了。」

「唔！大隊回來！」他重複了一次，鼻子聳聳，就不再做聲：「真是在做夢。要是來了，恐怕你木仔跑都跑不贏我。」好像他因爲有兩條結實的腿，會跑，就自負起來似地。

轟隆——